

这天对于成斌来说,是一个平常的日子,太阳依旧从东边升起,厂房里的机器依旧不知疲倦地运转着,大家象往常一样早早来到排班室等着排班。

司令比往常来得早,他快步走进排班室,大家象往常一样早早来到排班室等着排班。

司令比往常来得早,他快步走进排班室,大家象往常一样早早来到排班室等着排班。

司令比往常来得早,他快步走进排班室,大家象往常一样早早来到排班室等着排班。

司令比往常来得早,他快步走进排班室,大家象往常一样早早来到排班室等着排班。

司令比往常来得早,他快步走进排班室,大家象往常一样早早来到排班室等着排班。

司令比往常来得早,他快步走进排班室,大家象往常一样早早来到排班室等着排班。

司令比往常来得早,他快步走进排班室,大家象往常一样早早来到排班室等着排班。

司令比往常来得早,他快步走进排班室,大家象往常一样早早来到排班室等着排班。

司令比往常来得早,他快步走进排班室,大家象往常一样早早来到排班室等着排班。

什么样的感觉,昨天的喜悦一下子就没有了,他感觉到三班对他这个不速之客有明显的排斥感和不信任感。

他的手显然是没有必要了,昨天思远对自己到三班后的举手动作作了一番精心的设计。

看来昨天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,这种混合班显得有点别扭。

“好说,好说,中午我请客。”

“别瞎说,我怎么可能当班长了?”

“那是谁?几个女的也上来?”

“大家干嘛那么着急,等会不就知道了。”

司令见儿子变得可以了,得意地说:“你们别猜不出是内马,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搞到的内部消息。”

“陈思远?”

“那是我的部门。”

司令可不想让内马抢了他的风头,连忙说道:“你知道什么,什么人傍着你,你以为是很混社会吗?”

陈思远感觉自己就象那一粒正在飞翔的羽毛,充满了活力和新鲜感。

“陈思远,你算是个什么货色?”

“你算是个什么货色?”

“你算是个什么货色?”

“你算是个什么货色?”

“你算是个什么货色?”

“你算是个什么货色?”

减退,望望身边的一切,还是那么可亲。

第二天早上,思远一大早就拿着班长记录本到工段去排班。

“要尽快把三班的工作搞上去,有什么准处及时向工段反映,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。”

“放心,又把每一件事清清楚楚地讲了一遍,搞得思远挺紧张的。”

进了班,思远更加紧张,今天我们的任务是……

“好,我们今天第一次主持这个会,请大家多多支持。”

“那!思远看着他们忙碌,倒有点不好意思。”

“别站在那碍事,快帮我们干干我的卫生搞一下。”

中午吃饭的时候,思远到食堂大包小包地采购来饭菜,张罗着大家吃饭。

“当班长不能一混,为了我们兄弟能在一个班,我也该请大家吃一顿。”

司令说:“话说得挺甜的,不过工作又不是请客吃饭。”

“快去把空气筒关掉,湿度请好了。”

“那是谁做的,连个班也不管。”

“你不会,我管干的时候,就做过这些事。”

“那是你们班,我们班一直是班长做的。”

“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,我们觉得这样蛮合理,怪叫班长没有岗位呢。”

“你是怎么安排人的?”

“你说了算,我们也就服你。”

“你说了算,我们也就服你。”

想到这,思远接过本子说:“是,今天我们先不和他们计较,以生产为重。”

一个班下来,终于有几件事做完了,思远赶紧收拾收拾,这是第二个班,按照惯例下班后要开班会。

“今天没事吧?”

“徐推没理他的话,就把他引到桌上的椅子丢到地上。”

“看,我的椅子,都给你弄坏了。”

“今天没事吧?”

一下主控,思远觉得喘不过气来,真想找块地方躲一下。

“你看我们身上的汗还没干,你看看你,一身汗也没有。”

“好,就算我才去玩了,那又能怎样,该是谁的事,谁就去做。”

“我就是不做。”

“不依不饶!”

“他急了!”

“他急了!”

“他急了!”

“他急了!”

“他急了!”

“他急了!”

“他急了!”

令当然是最高兴的,最不高兴的徐推。由于思远的这种不作为,班呈一团散沙,作为主控,她的一些指令到下面得不到落实。

更可气的是前两天,她指令没有下面人执行,结果被工段发现了,非要考考她。

那天,思远到主控。

徐推没理他的话,就把他引到桌上的椅子丢到地上。

“看,我的椅子,都给你弄坏了。”

“今天没事吧?”

一下主控,思远觉得喘不过气来,真想找块地方躲一下。

“你看我们身上的汗还没干,你看看你,一身汗也没有。”

“好,就算我才去玩了,那又能怎样,该是谁的事,谁就去做。”

“我就是不做。”

“不依不饶!”

“他急了!”

“他急了!”

“他急了!”

“他急了!”

“他急了!”

“他急了!”

“他急了!”

要不然念了出来,现在还成了他一个惹人笑话的把柄。

烧掉它,虽然它现在已无法让人发火,但它就像一个炸药包,稍不留神就会泄露它那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“对!烧掉它!”

“烧掉它!”

“烧掉它!”

“烧掉它!”

“烧掉它!”

“烧掉它!”

“烧掉它!”

“烧掉它!”

“烧掉它!”

“烧掉它!”

“烧掉它!”

“烧掉它!”

“烧掉它!”

“烧掉它!”

“烧掉它!”

“烧掉它!”

小说 有色年华



厂区一角 胡利刚摄

想也是,便点头说:“好,现在就安排一下人员。”

“吃饭吃饭!虽然已知大家姓姓名名,但对大家的个性还不很了解,所以对工作安排是否合理,思远心里没有底。”

“快去把空气筒关掉,湿度请好了。”

“那是谁做的,连个班也不管。”

“你不会,我管干的时候,就做过这些事。”

“那是你们班,我们班一直是班长做的。”

“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,我们觉得这样蛮合理,怪叫班长没有岗位呢。”

“你是怎么安排人的?”

“你说了算,我们也就服你。”

“你说了算,我们也就服你。”

陶三宝

“你说了算,我们也就服你。”

“你说了算,我们也就服你。”

“你说了算,我们也就服你。”